

# 行潔志彌堅

## 光輝照千秋

為弘一法師造像之種種因緣

弘一法師是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位偉人，也是一位莫測高深，眾所敬仰的奇人。法師出家前是一位風流倜儻的翩翩公子；他不僅以其書畫、詩文、音樂、戲劇諸藝的卓絕成就譽滿士林，亦因他慈心育人，治學嚴謹的高貴品行而得尊學界。出家後，他為重振南山律宗，開一代宗風，身體力行，戒律謹嚴，真正成爲一個苦行頭陀，使海內外各界震驚、崇敬。被尊爲十一代律宗祖師。所以各界時有文章、詩詞、繪畫來緬懷和歌頌法師

；在國內外多處建立了「弘一法師紀念堂」。在各紀念堂中，多有名家們敬繪的大師畫相，每每使瞻仰過這些畫像的人，對法師會產生無限的敬意和遐想。如徐悲鴻先生所作的油畫像，以深沉的色調、明暗的對比，展現了法師悲天憫人的慈悲神情，好像黑夜中煌煌的燭光，照亮了末法塵世。豐子愷先生以其對恩師的深厚情義，僅憑記憶，就以洗練的墨綫，活龍活現地勾畫出了法師的音容笑貌，使人倍感親切。費新吾先生以法師晚年在閩南的照片爲範本，以凝重的筆墨，無限的情思，刻劃了法師在閩南最後幾年的衰老身影，使人產生一絲悲愴之感；而范曾先生爲南通狼山廣教寺所繪十八高僧圖中的弘一法師，却又有了一番神韻，他以遒勁灑脫的墨綫畫出了法師淡泊如水，超然物外的崇高形象。他衣衫陳舊，執杖而立，背景不作任何渲染，一片空曠，給人一

如來境界無子邊際

弘一法師教集

晉禪六方廣傳華嚴經偈頌詞

普賢身相猶如雲空

世間淨眼品第一畫中合那律品第二

歲在己丑年十月十日寫於錢君司年

種恬淡安然的感覺，確有一種如六祖慧能所說的「前念後念及今念，念念不被邪見染」的出世神態。

我自幼即因環境的影響，對弘一法師無限崇敬；隨着年歲的增長，這種崇敬心亦升華到一種聖淨的境界。我曾發過大願，在我有生之年即是弘揚法師德行之日。我竭力要為我的誓願多做實務。所以我除為一些報紙撰文介紹弘公事跡外，亦曾為法師的『歸西偈言』篆刻了一套印譜，拓片後，分贈各地，廣結善緣。說實在的，以此為契機，確實啟發了一些有緣，使他們由認識



### 題繼漢兄所作弘一大師像

天不生仲尼，萬古長如夜。  
世不傳弘一，隨風墮沆瀣。  
南園夢影遙，靜室觀百劫。  
慙愧無盡期，心共秋霜潔。  
識海澄圓時，忍向餘情絕。  
悲懷利眾生，普陀費大覺。  
眾生如恒沙，法門通天國。

散花離蒲潤，腹果手相結。  
繼漢皈菩提，慕道情何切。  
筆下有清風，淡泊似寒月。  
二一留遺言，千秋崇品節。  
展圖仰斯人，山巔矍矍雪。  
我亦重晚晴，意共蒼昊接。

乙丑年歲暮矣自津

門返京談能江信感而賦也

抱冲齋主十翼印



佛法到信仰佛法，個中因緣確實不可思議。但每念及「生死無常，幻緣虛假」時，我心中就深感惶恐。若不抓緊時日弘揚佛法，光大弘一法師懿德，大限到時，即悔之晚矣。故我以極大願心要為弘一法師造像。但深知自己才藝淺陋，雖兒時在上海圓明講堂時，曾隨如印法師習畫數年，但俱以山水為主，而於人物一道，甚少涉及。故對為弘一法師造像確實不無擔心之感。但我對法師的無限虔愛之心，本着為宏法大業竭盡全力的決心，堅奉「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」的佛旨，不以功過成敗得失為意，忘却人我，惟虔誠一心默誦佛號，緘默中為弘一法師的造像進行構思。

我先後看了多種有關法師的書籍。如：『弘一大師永懷錄』，『弘一法師』、『弘一法師傳』、『晚晴老人講演錄』等。對法師的一生，有了自己的認識。我認爲，以法師的氣質來說，他應是俊逸瀟灑，秀氣襲人的，但由於他老嚴持戒律，所以他老又一定是莊嚴肅穆，謹小慎微的。爲了既能表達法師的氣質，又要再現法師持戒謹嚴，一絲不苟的崇高風範，我就把畫面設計成在春風和煦的青山環抱之中，以「吳帶當風」的筆意勾畫出法師的灑脫清逸之氣；而以手執念珠，安步當車的形象來表達法師的修持之功。背景襯以高山青松，一喻法師的崇高品德與山河共存，如蒼松萬古。另亦暗示法師降生時雀銜松枝的瑞象。天空又以殊礫色烘染之，以示法師已到「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」的至妙境界。

蘇東坡有言：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是啊，回過頭來看：在制作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好像已經煙消雲散，但在當時所處的境界確是難以表達的。常常會爲一些疑慮時時擱筆，幾經易稿，亦不成章法。又由於第一次在生絹上作畫，絹的性能未能掌握，幾乎前功盡棄。所以到後來我乾脆停止工作，不作任何觀想，擯棄一切妄念，惟一心念誦金剛經，如此約經過兩月之久，好像佛菩薩在冥冥中指點，登覺開悟，用了兩個多星期的業餘時間竟圓滿完成。完成後，先請家人評說，都說畫得好，像極了。我又請朋友們提意見，他們也都說畫得好，最後又到白馬寺，請僧衆們評說，他們也說畫得好，像弘一法師。如此就增強了我的信心；我就決定專函致吾師范曾先生，請他爲此像題字，蒙師厚愛，不久就收到了他的來信，約我赴京。但當我到京時，范曾先生因事外出未能按時返京。所以我就寄宿在廣濟寺正果師尊處。師尊視吾如親子，對我關懷備至，並爲我一個人人在佛堂受了五戒皈依儀式。與師尊朝夕相處，得師尊教誨、開示，獲益良多。並頻頻囑我要爲宏法大業不斷精進，多做工作。對師

尊的獎掖和囑叮，使我感動不已，終身難忘。如此約待了半月之久，范曾師始返北京，並電話約我第二天見面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如約到了先生的寓所，但先生因去醫院探望其在重病中的恩師蔣兆和先生還未回來，所以由師母邊寶華先生接待了我。邊寶華先生是范曾先生的同班同學，是一位著名的工筆畫家。她不僅才藝俱高，且心底善良，和藹可親，具有東方女性的衆多美德。范曾先生曾說過，他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，一半應歸功於邊寶華先生。所以我極敬佩我的師母。我把弘一法師的畫像給師母過目，師母也說畫得很像；但她直言指出，唯臉部染色不符合工筆畫法，而是揉合了西畫的技法。說時，她拿出了她所創作的人物作品讓我觀賞。確不愧為精品，別有境界。當范曾吾師進屋時，我即向他頂禮，但他亦謙和地向我還禮。范曾先生說，叩頭是我中華民族的傳統禮節，日本某些地方至今仍保持着相對磕頭的儀式。當范曾先生叫我把畫像展開時，他不禁連聲稱贊說：「畫得好，畫得好，很有品味。」並指着畫幅對師母說：「綫條多美，比某些專業畫家畫得還好。」說實話，當時我的內心是多麼激動，我也壓抑不住幾個月來茹苦茹辛的感情，幾個月來的甘果總算有了結果，能得到「東方藝術大師」的稱讚，這是何等的獎賞！我雙手合十連聲誦念着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並一再說：「謝謝先生」。范曾先生接着說：「我要爲此畫題一首長詩相贈」。並關懷地問了我在京生活各方面的情况，有何困難，需要什麼。對先生的如此情義，我終身難忘！因公務在身，未能在京久留，匆匆告別了正果師尊和范曾吾師。關於題詩之事，祇能留待鴻雁相賜了。不久又因公南下上海，拜謁了朱幼蘭、錢君匋、豐一吟諸先生，並將弘一法師畫像出示各位，請各位指示。他們看後都連聲說像，使我無限欣喜。尤其是錢君匋先生是弘一法師的再傳弟子，也是目前受益於弘一法師教誨仍健在的僅有幾個人之一，對師祖有極深感情。五四年曾與豐子愷、章雪村，葉聖陶諸先生出資在杭

州虎跑寺爲弘一法師修建靈骨塔，八五年又爲杭州「李叔同紀念室」題額、書聯，極得各界讚譽。爲此，我亦請錢老給畫像題字書聯。承他應允，叫我隔日去取。第二天當我去取時，錢老有事出門，由錢夫人接待；並把題字和對聯出示。畫像上題道：「弘一法師造像。劉繼漢繪，乙丑十月錢君每年八十歲題於抱華精舍」。對聯寫道：「如來境界無有邊際，普賢身相猶如靈空。弘一法師敬集首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偈頌句，世間淨眼品第一盧舍那佛品第二，歲在乙丑年錢君每年八十」。對聯以漢簡體書出，極古樸蒼勁。錢夫人對我說：「錢老因眼患白內障，已很少作書畫，題字之類，則更少接受。因錢老看了你畫的弘一法師像實在不錯，很歡喜，所以他才給題的。……」。

不久收到了范曾吾師自京寄來的長卷，展卷誦讀，激動萬分，亦使我汗顏無容。詩曰：「題繼漢兄所作弘一大師像。天生仲尼。萬古長如夜。世不傳弘一，隨風墮沉，南嶼夢影遙，靜處觀百劫。慚愧無盡期，心共秋霜潔，識海證圓時，忍向餘情絕。衆生如恒沙，法門通天國。散花離藩溷，勝果爭相結。繼漢皈菩提，慕道情何切。筆下有清風，淡泊如寒月，一一留遺言，千秋崇品節。展圖仰斯人，山顛皚皚雪，我亦重晚晴，意與蒼昊接。乙丑年歲云暮矣，自津門返京，讀繼漢信，感而賦此。抱冲齋主十翼范嘯。」遒勁瀟灑的書體，字字珠璣的話語，使我反復誦讀，愛不釋手。我深深意識到，先生對我的獎掖，實乃對我的鞭策也。而每念及自己惰性迭起，妄念叢生，使我惶惶不可終日。但清夜捫心，若我不發大願心爲宣揚弘一法師懿德，若不是我虔敬爲弘一法師造像。那怎會產生如此一系列殊勝因緣？若無這些殊勝因緣，又怎會使我產生這猛勵自惕的功用？正如豐子愷先生所說：「無論何事都是大大小小千千萬萬的『緣』所湊合而成，缺了一點就不行，世間的因緣何等奇妙，不可思議。」

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寫於洛陽敬一齋

（上接第40頁「虛雲和尚」）（未完）

兩藏分裂更深了，雖云本是同根生的佛教宗派，却弄得勢同水火，此豈佛法本意？正所謂同門相戕，這兩派喇嘛僧派也變成了爭權奪利的俗人了！

德清不會研究西藏歷史，哪知這些內幕？德清此時雖已四十九歲，却依然是童子之純真純潔，不知世間權力名利之爭，更不知佛教也被政治陰謀所利用，他只以爲誠之所至金石爲開，他只以爲必會獲得准予留學參習密教奧秘。

哪知兩位大喇嘛低聲商量說：「此位漢僧，焉知不是北京或拉薩派來的細作呢？寧可小心戒備罷。」

商量已罷，右邊那位大喇嘛就對德清說：「大和尚光臨敝寺，虛心求學，活佛法王十分嘉許，只不過本寺如今尚無通曉漢文人才足以輔助大和尚研習藏文經論，大和尚又不曉藏文，言語不通，彼此不便，若要來本寺修習，最好先學通了藏文，有了數年藏文根基再來，或者將來本寺有精通漢文人才可以開講時，本寺再函請大和尚來此修習，大和尚意下如何？」

德清聽了翻譯，一想，也不無道理。再想若要學會藏文，怕不需十年八年？想來自己不是個善於修學文字的人，連官話都講得總脫不了湖南鄉音，又怎能學得了藏文呢？

德清倒是從未疑及尚有其他因素，他以一顆赤子之心，完全接受了大喇嘛的理由。他合十拜道：「大喇嘛上座指示至爲有理，德清理當先學了藏文再來叩請法王特准留學，就此拜別法王與大喇嘛！」

參拜的人越來越多，人潮湧到，德清連忙退下，那位通曉漢語的喇嘛僧護送出殿，笑問：「大和尚如今打算何去何往？」

德清說：「衲子一心來求法，詎料無此法緣，只好參拜各處佛像之後，前往天竺參拜佛跡，然後回國便了。不知從此地赴天竺路程如何？尚請上座指示。」